新學僞經考

新學僞經考卷十三

書序辨僞第十三 尚書篇目異同眞僞表附

尚書二十八篇爲孔子刪定大法一亂於泰誓再亂於張霸三亂於劉歆四亂於王肅然張王之僞人皆知之泰誓後得人亦知之若劉歆僞古文二千年無人知之者然劉歆之作僞近儒劉逢祿邵懿辰亦漸疑之書序之爲歆僞更無人知之者矣此關不破則舜典之爭有無篇目之爭多少聚訟紛紜無能斷其獄者且百篇之目本之禮記左傳史記諸子根據至深無可搖

動若不知孔子改制之義則不知孔子之刪書而諸篇皆爲未修之書雖有疑者莫能破焉竊歎是獄沈淪黑暗昏翳天日久矣疾雷破山飄風振海簸歎蕩霹靂披拂昭蘇庶走魅奔魑共睹麗日爰發其義例屬門人同縣陳千秋辨之如左並編尚書篇目異同眞僞表附焉書序之辨原爲漢書藝文志而發以其篇章繁多故別爲篇而不附於古文尚書僞證中注明於此

第一　辨孔子書並二十八篇

孔子定書二十八篇傳在伏生純備無缺故博士之說皆以爲備見漢書楚元王傳後人惑於書序百篇之目以

爲伏生書乃亡失之餘於是洙泗之遺經遂爲斷爛之朝報嘗推究其說以爲二十八篇即孔門足本書序之目爲妄難信其證有五尚書大傳引孔子曰六誓當作五誓說見後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尚書大傳久佚凡所引者皆據閩縣陳氏輯本孔子總攬全經提揭大義果有百篇則百篇中尚有帝告仲虺之誥湯誥康王之誥尚書大傳又引揜誥何孔子不稱十誥而稱五誥乎何所稱諸篇又絕無一篇在二十八篇之外者乎其證一也信百篇之說者不過因史

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故不敢致疑耳不知伏生故秦博士秦焚書止於民間博士所職不在焚禁之列（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伏生何事藏匿耶何為散亡按之情事顯然不合其為偽竄又何足疑其證二也若謂書序出孔子有諸書援引可證不知篇目之引見諸書者尚有尹吉（禮記緇衣）高宗（禮記坊記）夏訓（左傳襄四年）伯禽唐誥（左傳定四年）相年（墨子尚同）禹誓（墨子兼愛明鬼）湯說（墨子兼愛）武觀官刑（墨子非樂）大戰揜誥多政（尚書大傳）大戊（史記殷本紀）豐刑（漢書律曆志）凡十五篇不在百篇之內將謂引

見諸書必孔子之書邪則此十五篇幷不在書序內何也將謂引見諸書不必孔子之書邪則百篇之曰雖有諸書可證亦不能以爲果孔子之書昭昭矣其證三也難者又曰書序拘於百篇爲孔子之書或不可信然爲偏見諸書所引者烏知其必非孔子之書曰墨子引今甘誓以爲禹誓（明鬼）再引禹誓又不在今甘誓中（兼愛）引今湯誓以爲湯說（兼愛）別引湯誓復不在今湯誓內（尚賢）則其所見顯非孔書不過如明鬼引諸國春秋之類以墨子例之則諸書所引斷不能以爲即孔子書又明矣其證四也漢書藝文志言詩遭秦而

全以諷誦不獨在竹帛春秋公穀二傳亦由口說相授秦漢經師皆藉口誦伏生經雖偶失何至全無記誦撫卷茫然止尚書大傳所引者畧記數語其證五也要之書序與古文同出古文爲劉歆之僞則書序亦爲歆僞無疑漢博士皆祖伏生而皆以二十八篇爲備知師師相傳說本如此不然歆方以親近逞權諸博士縱持門戸豈敢以虛辭相勝邪

第二辨今文尚書無序

書無百篇既有確證書序之僞自不足攻雖近人於劉歆之學推尊不已并以書序傅之伏生陳氏壽祺

著今文尚書有序說見左海經辨欲申其伏書二十九篇序當其一之說並爲十七證繁稱博引强辭奪理上誣先師下誑學者則不可以不辨考武帝末泰誓既出博士讀說即列於學官既列學官則必附入歐陽書方能傳教斷斷無別本孤行之理不然則漢志諸書著錄必另列太誓三篇矣武帝時止歐陽書立學故必先附入歐陽書迨夏侯書繼立亦必附入夏侯書蓋三家同爲博士一則附入一不附入斷無此理且果爾則三家經文多寡不同諸書必有言之者矣果如陳氏伏生書并序爲二十九篇之說則既增太誓當爲三十篇何漢志載大小夏侯經及章句解故皆仍二十九卷乎歐陽經及章句卷數譌誤陳氏亦據爲說

辨見下據此則陳氏之說不攻而自破唯近人主今文有序者甚多以陳氏之說最爲強辨今但錄陳說辟而闢之餘子不必攻矣

劉歆班固荀悅漢紀表宏後漢紀並言孔子宅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百篇之序同出於孔壁倘亦伏書所無諸家言古文得多書何得不一及之也

孔壁得多之說雖出於劉歆然所論者乃經文何爲并序數之乎

歆所識以尚書爲備者當時學者翕同如貝之辟彼非果不知尚書有百篇也伏生故爲秦博士論衡正

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此非未嘗肄業及之者尚書大傳篇目尚有九共帝告嘉禾粊命揜誥諸逸書之名爲今學者即未見書序豈皆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耶

伏生藏書之說爲僞孔竄辨已見前王充時百篇之說已行充見史記有藏書之說因即以爲百篇耳尚書大傳二十八篇外篇目與書序合者雖有九共帝告說命太誓嘉禾粊命六篇然又有大戰揜誥多政三篇出書序外者知大傳此類不能引爲書序之證博士非不讀大傳而以二十八篇爲備

則大傳此等師說不以爲孔子書又明矣又武帝止立施孟易歐陽書公羊春秋博士宣帝復增立梁邱易大小夏侯書穀梁春秋諸儒未有排之者至劉歆欲立古文不獨博士排之龔勝師丹名臣大儒亦排之以至新莽之世公孫祿亦以顚倒五經罪之知西漢博士本不持門戶之見而劉歆古文之僞確有以招人口實者矣陳氏猶拾劉歆唾餘抑何愚而可笑也

藝文志尙書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按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太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共一卷必百篇之序

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或曰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歐陽何以不然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以班志致之六藝家傳訓多寡往往不與經符如詩經有序於尙書最爲近乃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唯魯說齊孫氏傳卷與經合而魯故齊孫氏故齊后氏故后氏傳韓故韓內傳韓說卷皆與經異毛詩二十九卷而毛詩故訓傳卷亦與經異齊詩有序無序無以明之魯韓毛之詩皆有序而傳訓卷數參差若是於歐陽夏侯之書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證一矣

漢志卷數誤文脫文最多顏師古已言之其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之數並難引據若謂二十八篇增泰誓三篇故三十一考今文書凡一篇分爲數篇者亦止以一篇計之故漢石經般庚有三（據中篇末建乃家下下篇首般字上空一格知之）篇而自來數今文卷數者亦止以爲一篇然則泰誓三篇增入今文之書亦當以一篇計之豈有仍爲三篇作三十一卷之理若謂泰誓舊本三篇不能并爲一以失其舊然如般庚之例不過篇數爲一而篇章仍三又何嘗失其舊而必篇數亦析爲三以爲是乖刺之例

乎必不然矣又陳氏據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以彌縫歐陽經章句卷數不合之故然漢志載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解故亦皆二十九卷豈大小夏侯獨爲序作訓邪大小夏侯不爲序作訓則二十九卷中無序可知大小夏侯與歐陽同出一師大小夏侯無序而歐陽有序有是理乎陳氏亦自知其不可通又附會以西漢傳訓卷數不與經符之說其意以爲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二十九卷實釋二十八篇非有一卷釋序釋二十八篇而有二十九卷者猶魯說等卷數與經不符之例然魯

說等乃卷數與與經顯然不符者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乃卷數與經顯然相符者漢志所載傳訓卷數與經不符者固多而符者正復不少陳氏毫無證據妄以符者爲不符可謂拙於舞文矣

班固稱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固言如此則遷書五篇之外葢多取今文矣史記載尚書逸篇唯見湯征湯誥湯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餘絕無聞獨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至於序作原命爲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序作般庚爲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

又言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思般庚序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訓爲武丁祭成湯事又言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序作洪範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序作臩命爲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戒太僕國之政序文侯之命爲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序作泰誓爲穆公封殽尸後事又序夏社在典寶後序咸有一德在成湯時以太甲爲太甲訓以伊陟爲太戊以分器爲分殷之器物以康王之誥爲康誥其他女方爲女房大坰爲泰卷仲虺爲中䨻遷𨙨爲遷隞圯於耿爲遷於邢升鼎耳爲登鼎

耳䛐爲飢歸猶爲行猶異畝爲異毋歸禾爲餽禾旅天子命爲魯天子命無逸爲毋逸肅愼爲息愼俾榮伯爲賜榮伯伯囧爲伯冏粊誓爲獮誓呂刑爲甫刑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則顯然兼取之伏書也且尙書古文今文之序或同或否師傳則然如韓詩之序可考者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雞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與毛詩序互有同異此今古文書序異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證二矣

史記與書序同者乃書序勦史記非史記采書序
辨見後書序既勦史記復作異同者盖故作參差
以彌縫其剽竊之迹猶僞孔古文既勦諸書仍作
異同耳辨亦見後且即以爲史記采書序其間聲
音之少譌訓詁之相代文句之互有詳略先後之
少有差忒乃史記引書之常例觸處皆然不可枚
舉然則其他諸書豈亦有今古文之分乎陳氏又
引詩韓毛異序以爲書今古文異序之證不知今
文本無序韓毛自異與書何關且考詩四家異序
皆文字懸絕未有如此之少少異同即大義不同

而辭語仍相放者陳氏無聊之附會尤不必也

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按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經二十九篇其所采書序即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秘於中外不得見庸生孤傳衰微特甚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竊

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攟拾較易乃不并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證三矣

王充生劉歆之後故祖述漢書儒林傳之說以爲張霸僞書實采書序不知據張霸書有百兩篇是即張霸不采書序并霸時未有書序之明證據葛洪西京雜記跋班固漢書全本劉歆之舊則漢書儒林傳張霸采書序左傳成帝求治古文以中書校百兩篇等說尚足信邪若霸時果巳有書序而采之則經師傳

本百篇之目顯然霸方僞書取信安敢顯悖百篇之目造爲百兩篇悖然不顧以動天下之兵乎緯書有百二篇之說緯書僞起哀平在張霸後蓋采霸說爲之

孔穎達尚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書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則可信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又云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則唐人於拓本漢石經尚書及見之也穎達謂今文則夏侯歐陽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故於堯典篇首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尚

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證四矣

孔氏此說最不足據果如其說二十九卷外尚有序一卷則漢書藝文志載大小夏侯經文當曰三十卷矣何以仍曰二十九卷乎孔既曰序在外則二十九卷斷不能以爲幷序數之是二十九卷乃既增泰誓之數志并泰誓亦惟曰二十九則大小夏侯之無序斷矣歐陽經及章句卷數難明然夏侯無序則歐陽亦無序審矣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亡於永嘉之亂今無可考請以尚書大傳徵之周書成王政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尚書音義曰踐尚書大傳云籍也詩豳風破斧

正義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按將蒲姑序言成王踐奄遷其君於蒲姑是奄君猶存書傳謂殺其身此今文說之異葢書傳體近韓詩外傳往往旁臚異聞非盡釋經然而遂踐奄三字則明出於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證五矣

尚書大傳末嘗曰書序且大傳殺其身之說顯與序異是即其非據書序之明驗今古文異序之說不足信辨見上或更謂大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如非據書序何以釋之不知自爲申釋古書有此體如孟子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是亦其例不然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豈伏生獨異邪

周書亳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於畢告周公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

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亳姑序也論衡感類篇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之事聯爲一也今文有序其證六矣然難者猶謂與書序有兩端也大傳又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此出商書高宗肜日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證七矣大傳又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周書召誥之序也其下即述經文云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豐唯太保先周公相宅今文有序其證八矣大傳又曰夏刑三千條此本周

書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按經曰五刑之屬三千不言夏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亦不及夏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雖言夏刑而不舉其目若非見書序訓夏贖刑之文何以知三千條爲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證九矣

尚書大傳不明曰書序陳氏必以爲據書序已屬武斷書序之作攟拾諸書爲之亳姑序與史記魯世家文更類當即采史記高宗肜日召誥序蓋即采大傳耳（高宗肜日序亦見史記殷本紀當並采之）大傳言夏刑三千

條伏生去古未遠古籍之舊文先師之遺說考見尚多陳氏律以今人之耳目以爲非見書序何以知之尤爲不可要之書序之僞既有明徵諸書之與合者正可以考其剽竊之迹果如陳氏之說則荀子解蔽篇人心之危數語亦與僞孔書同亦可以爲荀子采僞孔書乎

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槀命序又有嘉禾揜誥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證十矣

尚書大傳中大戰揜誥多政三篇不見於書序若

以爲大傳二十八篇外篇名據書序采入則此三篇又何處得來邪

書傳既有明文請更徵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說誅伐篇稱尚書序曰武王伐紂此周書太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其引尚書用今文則序亦出之今文無疑今文有序其證十一矣

白虎通雖用今文然亦有用古文者他不徵引即如爵篇引書亡逸篇社稷篇引尚書逸篇之類獨非古文邪書序逸書同出劉歆之手白虎通既引逸書何以知其必不引書序乎虎觀諸儒如賈逵

之等乃治古文者班固之學亦雜糅今古其引古文何足怪也

漢書孫寶傳平帝立寶爲大司農孔光馬宮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此引周書君奭之序也考儒林傳平帝時立古文尚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益博士員而寶爲大司農在元始二年是時古文未立寶受公羊顏氏春秋於筦路成帝初以明經爲郡吏亦非爲古學者則其所誦之經亦今文也古文毛詩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禮時尚未之見則孫寶之不見古文尚書

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證十二矣

列子楊朱篇曰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然則後世所謂著於經典者自指君奭一篇而所謂不說者何以知其必據書序乎

後漢書楊震傳曾孫彪議遷都曰般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尚書般庚之序也彪世傳歐陽尚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三矣

後漢古文之學盛行楊彪雖世傳今文偶引古文不足異君謂學者一習今文即古文一字不得寓目有其理邪如儒林傳載李育傳公羊而亦嘗讀

左傳是即今文家兼讀古文之劉證虎生當賈馬
大盛之後其引書序宜也左海安得知此
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
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按楊子
雲引書皆用今文書不備過半唯今文唯然若古文
則前漢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爾今文有序其證十
四矣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
空焉今亡矣夫按酒誥唯今文有脫簡故其言如此
今文有序其證十五矣
楊雄乃劉歆之徒後漢書桓譚傳言譚尤好古學

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則雄正古學家故攻書二十八篇之不備與劉歆同蓋從歆學者皆其據書序乃其宜也且雄二說乃攻今文烏知其非如劉歆之故智以古文攻今文乎左海未知今古派別宜其妄也

論衡正說篇駮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論衡此篇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駮詰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則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

證十六矣

王充亦以古文駁今文其云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蓋謂二十九篇何足立法耳未見其必據今文序駁詰之也

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稱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此爲大與尚書序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預時三家衛書見存目驗援據致爲明確今文有序其證十七矣

杜預時劉歆書序盛行久矣預不過以伏生乃肖傳書之人故凡書即歸之伏生耳伏生無序證驗如此之確且兩漢人皆無謂伏生有序者預時代在後從何得此說邪

第三辨秦漢經傳諸子引書篇名皆孔子不修之書

秦漢經傳諸子引書篇名所在散布主張書序者愈有藉口不知諸篇皆孔子不修之書也蓋孔子制作五經陰寓改制苟不關改制之事者雖詳勿錄故詩三千篇而唯取三百五見史記孔子世家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而唯取十七其別裁獨斷如此詩禮如此尚書可

知故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尚書正義一引緯書雖偽要皆本西漢前說而附會之如百二篇之說即本張霸則帝魁之說雖不可信而孔子定書多所去取其說非全無據矣以此故逸詩逸書雜見羣書以考今本率多岨峿若謂諸書引書篇名果皆出孔子則何以解於墨子之以甘誓為禹誓湯誓為湯說乎此猶可諉曰篇名之偶異也若墨子他引禹誓言不在今甘誓內他引湯誓言不在今湯誓內今

甘誓湯誓文完無缺必非佚文然則墨子所據將何書邪且今甘誓啓事而以爲禹湯誓湯說本自並引尤不能以尋常篇名異同論之據墨子如此則雖謂諸書引書篇名皆孔子書曚瞽不信也或曰孔子有不修之書固矣然孟子爲孔子嫡傳禮記出七十後學豈所讀之書亦非孔書曰不修春秋述於公羊莊七年曲引旁稱聖門不廢若以爲不修春秋公羊能引之不修書禮記孟子不能引之豈通人之論乎荀子亦孔子嫡傳兼爲詩禮大宗而引逸詩亦其證也

第四辨僞書大傳內九共諸篇亦孔子不修之書

或難曰子以爲伏生書二十八篇卽孔門足本而斥亡失數十篇之說爲僞今考尚書大傳有九共帝告說命太誓大戰嘉禾揜誥多政㮚命九篇苟非伏生所有何以引之荅曰大傳又稱孔子告子夏言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大傳述孔子自稱亦止二十八篇（中六誓當作五誓辨見後）則其餘非孔子書而爲孔子不修之書可知伏生之言還以伏生之言定之九共諸篇何足爲難乎伏生傳授孔經而兼引他書亦猶公羊引不修春秋之例彼

大惑不解者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哉

第五辨史記所載篇目乃書序襲史記非史記采書序

僞撰古書必有依據乃易附會故王肅之書周官之禮皆陰摭舊文自創新制書序之作何獨不然而後人見史記之文與書序多同以爲史公已據書序不知此書序之襲史記也請以七證明之序以爲般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般本紀則以爲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若謂史記所載本於書序何與書序又自乖異今古文異序之說不足信辨見

前史記非采書序證一序以爲秦穆公伐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秦本紀則以爲繆公敗於殽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亦與書序不合史記非采書序證二一序以爲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殷本紀則以爲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亦與書序不合史記非采書序證三序以爲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

之命晉世家則以爲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亦與書序不合史記非采書序證四書序無大戊而殷本紀有之史記若采書序此篇又從何來據此篇非采書序則其他可以例推史記非采書序證五若謂本紀世家層疊引用如非孔子之書何以詳載不知史記雜采諸書如逸周書之類不乏引用即湯征據劉歆所造逸篇亦無之而殷本紀明載其文知史公經典之外多所援用史記非采書序證六湯誥一篇古文逸篇有之然不

過劉歆所僞其書中安得有此而殷本紀乃載其文是亦史公不必定據經典之明證史記非采書序證七觀此七證彼猶張國師之壘者亦可以少息也夫

第六辨孔子作書序之說始於劉歆史記無此說

書序一書附會剿竊汨亂經義且傅之孔子託體愈尊惑衆愈甚然孔子作書序之說自來所無一見於漢書藝文志再見於漢書楚元王傳三見於漢書儒林傳藝文志楚元王傳皆劉歆之言班固亦在歆後其即歆僞說又復何疑考其所以敢創此說者蓋以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

月日蓋其詳哉至於敘尚書則略無年月孔子世家又云序書傳兩文皆有序字故得影造其說然考史記所謂序者不過次序之謂孔子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此豈亦作序之序尤其明證且世表所謂止時月日者指春秋本經上下文義相承則所謂略無年月者亦指尚書本經無所謂序明甚然則孔子作書序史記本無其文後人紛紛附會誣史公甚矣

第七辨孔子書并無太誓序此篇亦僞

今據伏生傳書二十八篇以爲孔子全經篇數止此

而近人尋持伏書有太誓之說請得條其說而辨之

太誓後得漢人劉向（尚書正義一引別錄）劉歆（漢書楚元王傳文選注引七略）王充（論衡正說）馬融（尚書正義一引）鄭康成（尚書正義一引書論）趙岐（孟子滕文公章）房宏等（尚書正義一引）皆同此說（王充房宏等以為宣帝時得為小異）衆何口一辭未必舉國盡誤伏書之無太誓一史記儒林傳稱伏生獨得二十九篇語已僞竄（辨見前）然即二十九篇之說論之亦不過如孔沖遠武帝世見太誓入伏生書內故并云伏生所出之說耳不然史記非僻書諸儒豈未之見事關經文增減諸儒縱不能援史記以折異說亦豈敢蔑史記而搆虛辭又史記伏生

獨得二十九篇之說漢書儒林傳亦襲之馬融皆從曹大家受漢書業豈得不知而太誓後得之說馬融持之尤力知獨得二十九篇之說諸儒固知其非故不援據伏書之無太誓一漢書藝文志書家經二十九卷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蓋太誓博士讀說傳教之後即附入歐陽大小夏侯書辨見前既附入歐陽大小夏侯書則經文卷數自當幷數之志載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即由於此歐陽經卷數難明無可考據辨見前王氏經義述聞以爲皆當作三十三卷然無明據而改古本學者豈信之乎或謂志載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中有後得太誓一卷何

以不別白其說不知藝文志即劉歆七略之舊七略又言武帝末民間得太誓文選注引則固已別白其說志引七略其辭未盡耳伏書之無太誓三尚書大傳雖有太誓然大傳所載亦不盡伏生之書辨見前大傳又有六誓可以觀義及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之言以太誓與二十八篇並稱似爲眞孔子書者大傳稱六誓觀義乃引孔子告子夏之言漢儒循樸附益古書則有之斷不敢假託古人之語然必後人據既增太誓改五爲六至周書自太誓一語更後人據既增太誓竄入無疑否則伏書二十九篇有大傳

爲據大傳之書人所誦習鄭康成并爲之注豈得皆不知而猶以爲太誓後得乎知大傳以太誓與二十八篇並稱當時固知其非矣伏書之無太誓四史記周本紀雖載有太誓然史記網羅放失非純據伏生之書辨見前如周本紀下文斬紂頭及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之類即引逸周書其引太誓烏知其必據伏書伏書之無太誓五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引書曰即太誓之文仲舒對策末及武帝之末似伏書無太誓何由引之不知春秋繁露引君陳文亦稱書曰若仲舒引書曰者必伏書豈君陳亦伏書所有乎伏

書之無太誓六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附下罔上者死云云文見說苑臣術篇引太誓又終軍白麟奇木之對司馬相如封禪之奏見漢書終軍傳司馬相如傳皆未及武帝末年而皆已引太誓似非據伏書而何然諸所引不明言太誓即以爲太誓亦不過如董仲舒對策所引之例未必即伏生書伏書之無太誓七平當習歐陽書見漢書儒林傳班伯習小夏侯書見漢書儒林傳敘傳而漢書平當傳敘傳二家嘗引太誓歐陽大小夏侯即伏生所傳似伏書當有太誓然二家皆元成以後人爾時太誓入歐陽大小夏侯書已久二家既習

陽小夏侯書自當肄業及之其引太誓何足爲異

伏書之無太誓八毛詩思文正義引太誓曰有火自

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雕鄭注曰雕當爲雅史

記周本紀作流爲烏王氏經義述聞以爲作雕古文

作烏伏生今文然考史記引書每多改易其字見於

諸篇者班班可考其作烏者何以知其爲今文伏書

之無太誓九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

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似伏書無太誓更當脫太

誓一篇何得止曰脫簡脫字而已不知劉向以古文

校三家之說乃劉歆所造然即如其說向校書在三家增太誓後三家並有太誓何得復以為脫伏書之無太誓十或謂古文雖劉歆所僞然伏生篇數歆必知之伏書誠止二十八篇則古文太誓并為伏生所無歆當以為孔安國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今曰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上據漢書藝文志藝文志即劉歆之言也則伏書有太誓審矣目其人之言必當還以其人之言解之方不鑿枘歆之說以為共王得書安國考二十九篇皆在武帝之末亦據漢書藝文志即爲劉歆之言武帝末太誓既入博士書故歆以為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不

然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及太誓後得皆歆七略之言歆雖荒謬何至矛盾若是乎伏書之無太誓十一以十一說觀之書二十八篇之爲全經益明序百篇之爲僞作愈顯矣

書序條辨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

據今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皆舜即位後事經文班班可考序唯言將遜於位讓於虞舜止及堯事顯違經文曾是出於孔門而有是邪正義引鄭注以

爲舜之美事在於堯時不知月正元日以下皆堯殂落後事其堯時與否豈鄭氏所能顚倒其說蓋劉歆將用造舜典一篇故於堯典序抹殺舜事一節以彌縫其說王肅所僞古文遂截往欽哉以上爲堯典而別析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求合序說亦可謂幻中出幻矣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古止有堯典而無舜典其舜典一篇止見於古文及書序其可疑有三今堯典備載舜事幷總敘徵庸在位生死年數以結之是舜之事實已完何得

別有紀載可疑一 大學引堯典作帝典孔叢子論書篇同堯舜同德故紀錄同篇其孟子及伏生稱堯典者蓋堯舜同篇而篇首曰粤若稽古帝堯故即繫堯該之否則堯舜兩典各有其篇大學單稱帝典何以分別乎可疑二 古文舜典雖不可見然據序說如此夫既謂之典則一朝實錄徵信所關豈有實事强羼先帝之篇而本紀唯書勸進之事蓋舜事既具堯典不能重出故作僞時敷衍遜位之事以充其數可疑三 以此觀之書序之矯誣尚足辨邪

尚書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

皇象授政改朔太平御覽皇王部引魏高堂隆改朔議亦引書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見宋書禮志按魏時劉歆古文傳布已久所引當即歆古文且歆總領圖讖時竄僞經於緯候中以自證應中候此文與十六篇逸書有舜典合益可見其僞也趙臺卿孟子萬章章句并謂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然據堯典則舜在下之時已有烝烝乂不格姦之效豈有被舉之後尚有殺舜及禁不得娶之事此蓋戰國時人妄說而孟子未闢之顧氏日知録已言之乃近人猶惑於趙氏之說取孟子所引

以補舜典顯然與堯典剌謬而不顧豈非無目人哉

尚書大傳之目有唐傳虞傳虞夏傳夏傳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陳氏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因謂伏生以舜典為虞書然大傳諸家所引者無舜典一篇且伏生不過以說唐事者謂之唐說虞事者謂之虞合說虞夏事者謂之虞夏說夏事者謂之夏隨事分合文無定稱無以見其有舜典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尚書大傳有九共篇即劉歆所本歆僞左傳所謂八索九邱亦同此蹈襲也汨作槀飫今不可考或歆時別有所本未可知也大傳九共篇非孔子書辨見前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史記河渠書云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即劉歆所本序本史記文字仍有異同蓋有意爲之以亂其迹今但明其勦襲小小異同不暇詳也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云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即劉歆所本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記夏本紀云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作五子之歌即劉歆所本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史記夏本紀云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即劉歆所本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一史記殷本紀云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
一先王居作帝誥即劉歆所本序有釐沃而史記無
之歆或採自他書增之以足百篇之數者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史記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
湯征即劉歆所本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
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
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即劉歆所

本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史記殷本紀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即劉歆所本序有疑至臣扈而史記無之亦歆增

之以足百篇之數者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

誓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作湯誓即劉歆所本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

作典寶

史記殷本紀云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即劉歆所本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中虺作誥

史記殷本紀云湯歸至於泰卷陶中𤸫作誥即劉歆所本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即劉歆所本

伊尹作咸有一德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即劉歆所本

咎單作明居

史記殷本紀云咎單作明居即劉歆所本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

作徂后即劉歆所本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

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

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

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即劉歆所本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史記殷本紀云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
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即劉歆所本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
作咸乂四篇
史記殷本紀云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
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
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

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即劉歆所夲史記有太戊而序無之是即史記非采書序之明證彼猶固執史記采書序之說者妄也辨亦見前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殷本紀云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即劉歆所夲序有伊陟而史記無之亦歆增之以足百篇之數者也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史記殷本紀云帝仲丁遷於隞即劉歆所夲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記殷本紀云河亶甲居相即劉歆所本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即劉歆所本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誥喻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

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序以爲遷時作史記以爲盤庚崩後作顯然不同史記非采書序亦其證也序與史記異者有盤庚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合序文侯之命秦誓五篇序本史記而復有異同者蓋作僞時故爲錯迕以泯其迹猶王肅所僞古文勦襲諸書仍故作異同耳不足爲異難者或曰序采史記可有異同然則史記采序何以不可有異同荅曰序采史記而有異同蓋由有意爲之以泯其勦襲若史記采摭古書方求徵信聲音訓詁之通借先後

詳略之同異則或有之何嫌何疑使之剌謬至此

平史記之非采書序斷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　即劉歆所本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尚書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

記殷本紀云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乃訓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序以爲祖己訓王時作史記以爲武丁崩後作不同史記非采書序亦其證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史記殷本紀云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即劉歆所本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唯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太誓

三篇

史記周本紀云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乃作太誓即劉歆所本唯史記作十二月而序作一月蓋殷之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序用周正然既改十二月爲一月自當稱爲十二年呂氏春秋首時篇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蓋以周正計序仍曰十一年此其妄也漢書律厤志引書序亦作十一年知非傳寫之誤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

史記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

七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即劉歆所本唯序虎賁三百人史記作三千人孟子盡心篇亦作三千人考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漢官儀之說即本書序又墨子明鬼篇以爲武王虎賁之卒四百人風俗通三王篇以爲尚書武王虎賁八百人是古虎賁之數最多異說書序改三千爲三百未可遽以爲後來傳寫之譌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司馬法云革車一乘士十人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劒則虎賁即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

人矣據此則序之作虎賁三百人者誤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史記周本紀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即劉歆所本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周本紀云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已

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

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

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宋世家云武王封紂子武庚

祿父以續殷祀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即劉歆所

本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史記周本紀云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即劉歆所本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乃自以

爲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

即劉歆所本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史記周本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故初作大誥魯世家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即劉歆所本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宋世家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以申

之即劉歆所本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史記周本紀云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作歸禾魯世家云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即劉歆所本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作嘉禾魯世家云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即

劉歆所本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衞世家云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乃申告康叔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即

劉歆所本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尚書大傳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

史記周本紀云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作召

誥即劉歆所本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作洛誥即

劉歆所本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

作多士無佚魯世家云乃作多士作毋逸即劉歆

所本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

史記周本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列子楊朱篇云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即劉歆所本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尚書大傳云遂踐奄史記周本紀云東伐淮夷殘奄即劉歆所本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史記周本紀云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即劉

歆所本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史記周本紀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即劉

歆所本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史記周本紀云既黜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魯世家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

於是周公作周官即劉歆所本

周公作立政

史記魯世家云官别其宜作立政即劉歆所本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

伯作賄息愼之命即劉歆所本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

亳姑

尚書大傳云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

鄷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

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

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

故周公薨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史記魯世家云周公在豐病將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即劉歆所本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坊記緇衣引君陳即劉歆所本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史記周本紀云成王將崩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作顧命即劉歆所本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史記周本紀云康王即位徧告諸侯作康誥即劉歆所本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史記周本紀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即劉歆所本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禮記緇衣引君雅即劉歆所本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史記周本紀云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即劉歆所本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史記管蔡世家云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左傳定四年云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即劉歆所本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即劉歆所本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即劉歆所本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云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周作晉文侯命序以爲平王錫晉文侯史記以爲襄王錫晉文公彼此不同史記非采書序亦其證也

經典釋文云馬本無平字然正義引鄭注云義讀

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據此則鄭本有平字文侯非重耳與史記異矣鄭本亦出於杜林爲劉歆以來相傳之本且鄭注明謂文侯爲仇如非杜賈以來有此說鄭氏何以稱之正義引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肅亦古文之學兼好與鄭爲難如非杜賈舊說如此何以亦同此說馬本無平字特其偶漏耳（馬注今引見諸書者亦無以爲晉文公重耳明文）考新序善謀篇亦以爲晉文公重耳史記亦無平王錫晉文侯事知西漢以前本無異論其以爲平王錫晉文侯者特書序之妄耳

據史記秦本紀犬戎之難平王室者唯秦襄公周本紀晉世家皆無晉文侯勤王之事文侯何功德於周而受此錫命唯左傳隱六年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國語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與書序合書序左傳國語皆劉歆之學其爲一綫又何疑乎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史記秦本紀云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

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序以爲敗殽還歸即誓史記以爲報殽役封尸後乃誓兩說不同史記非采書序亦其證也又序敗殽還歸即誓之說與左傳同書序左傳皆出於劉歆其爲一手僞造斷然矣

尚書篇目異同眞僞表

書序之僞明百篇之實祛矣然篇目眞僞雜出今古淆亂且眞書中亦自有辨有孔子之書有孔子未修之書異說繽紛學者耳目猶易惑焉今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爲孔子定制之書經傳諸子及史記所引篇名爲孔子未修之書書序暨十六篇僞古文之目附於下分而表之劉歆以後書序大行諸儒徵引均祖之既明書序之僞根本既除枝葉自去今置不議其王肅所僞古文辨之皆明亦不復列焉

伏生書篇目	經傳諸子史記引書篇目	書序篇目	十六篇僞古文篇目
堯典第一	堯典孟子萬章○禮記大學作帝典	堯典第一	
		舜典第二	舜典
		汩作第三	汩作
	九共尚書大傳	九共九篇第四	九共九篇
		槀飫第五	

皋陶謨第二

禹貢第三

甘誓第四

甘誓 夏本紀

五子之歌

夏本紀

大禹謨第六 大禹謨

皋陶謨第七

棄稷第八

禹貢第九

甘誓第十

五子之歌第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篇	允征第十允征	帝告第十	釐沃第十	湯征第十	汝鳩第十
史記	胤征夏本紀	帝誥殷本紀		湯征殷本紀	女鳩殷本紀
尚書大傳		帝告大傳			

篇	注
汝方第十七	女房 殷本紀
夏社第十八	夏社 殷本紀
疑至第十九	
臣扈第二十	

湯誓第五

湯誓孟子梁惠王國語周語墨子尚賢○說見前

湯誓殷本紀

湯誓第二　十一

典寶殷本紀

典寶第二　十二

仲虺之告中𤠣之誥

墨子非命殷本紀

○左傳襄三十年作仲虺之志

仲虺之誥第二十三

湯誥殷本紀

湯誥第二湯誥　十四

		伊訓 孟子萬章		
咸有一德 殷本紀	明居 殷本紀	伊訓 殷本紀	肆命 殷本紀	徂后 殷本紀
咸有一德 第二十五	明居第二 十六	伊訓第二 十七	肆命第二 十八	徂后第二 十九
		伊訓		

太甲　禮記表記緇衣大學孟子公孫丑離婁說苑敬慎○西漢伏書既定一尊諸儒引者咸本之今既錄佚書且以文繫悉不載唯取在佚書外者錄之

太甲訓三篇　殷本紀

太甲三篇　第三十

沃丁　殷本紀

沃丁　第三十一

咸艾 殷本紀

咸乂四篇第三十二

伊陟第三十三

原命 殷本紀

原命第三十四

仲丁第三十五

河亶甲第三十六

	般庚第六		高宗肜日 第七
	盤庚之誥 左傳哀十一年	禮記兌命文王世子學記表記緇衣○尚書大傳作說命	
	盤庚三篇 殷本紀○宋世家作盤庚之誥		高宗肜日 殷本紀
祖乙第三十七	盤庚三篇 第三十八	說命三篇 第三十九	高宗肜日 第四十

		高宗之訓 殷本紀	高宗之訓第四十一
西伯戡耆第八			西伯戡黎第四十二
微子第九			微子第四十三

	牧誓第十
太誓禮記坊記左傳成二年年昭元年二十四年孟子滕文公萬章國語周語鄭語荀子議兵管子法禁墨子尚同兼愛天志非命尚書大傳說苑臣術	
大誓周本紀齊世家	牧誓魯世家
大誓三篇第四十四	牧誓第四十五

洪範第十一

武成 孟子盡心

武成 周本紀

分殷之器物 周本紀

武成第四 十六

洪範第四 十七

分器第四 十八

旅獒第四 十九

旅巢命第五十

武成

大誥第十二 今文大誥在金縢前與書序不同	金縢第十三		
大誥 周本紀魯世家		微子之命 周本紀宋世家	歸禾 周本紀○魯世家作餽禾
金縢第五十一	大誥第五十二	微子之命第五十三	歸禾第五十四

	嘉禾 尚書大傳	嘉禾 周本紀 魯世家	嘉禾第五十五
康誥第十四	康誥 禮記緇衣 大學 左傳僖三十三年 昭二十年 定四年 孟子萬章 荀子富國	康誥 周本紀 衛世家	康誥第五十六
酒誥第十五		酒誥 周本紀 衛世家	酒誥第五十七
梓材第十六		梓材 周本紀 衛世家	梓材第五十八

召誥第十七		召誥周本紀	召誥第五十九
雒誥第十八		洛誥周本紀	洛誥第六十
多士第十九		多士周本紀魯世家	多士第六十一
毋佚第二十		無佚周本紀○魯世家作毋逸	無逸第六十二
君奭第二十一	君奭禮記緇衣	君奭燕世家	君奭第六十三

		多方第二十二		立政第二十三
		多方 周本紀	周官 周本紀 魯世家	立政 魯世家
成王征第六十四	將蒲姑第六十五	多方第六十六	周官第六十七	立政第六十八

		賄息慎之命 周本紀	賄肅慎之命第六十九
			亳姑第七十
	君陳 禮記坊記 緇衣		君陳第七十一
顧命第二十四		顧命 周本紀	顧命第七十二

今文篇名	出處	篇第
康誥	周本紀○書序康王之誥史記本作康誥	康王之誥第七十三
畢命	周本紀	畢命第七十四
君雅	禮記緇衣	君牙第七十五
臩命	尚書大傳　臩命周本紀	冏命第七十六　冏命

<table>
<tr><td></td><td>鮮誓第二十五</td><td>甫刑第二十六</td><td>文侯之命第二十七</td></tr>
<tr><td>蔡仲之命
左傳定四年</td><td></td><td>甫刑
禮記表記緇衣孝經○墨子尚賢尚同作呂刑</td><td></td></tr>
<tr><td></td><td>肹誓
魯世家</td><td>甫刑
周本紀</td><td>晉文侯命
晉世家</td></tr>
<tr><td>蔡仲之命第七十七</td><td>費誓第七十八</td><td>呂刑第七十九</td><td>文侯之命第八十</td></tr>
<tr><td></td><td></td><td></td><td></td></tr>
</table>

秦誓第二十八					
秦誓 禮記大學	禹誓 墨子兼愛明鬼○說見前	夏訓 左傳襄四年	武觀 墨子非樂	湯說 墨子兼愛○說見前	官刑 墨子非樂
秦誓 秦本紀	太戊 殷本紀○說此篇書序無				
秦誓第八十一					

尹吉

禮記緇衣○鄭注吉當爲告書序以爲咸有一德按所引雖有咸有一德之言而明曰尹吉篇名顯異即以吉爲告亦不能以許句偶同即斷爲咸有一德鄭注不足據

高宗 禮記坊記

○按所引非高宗之言而曰高宗云其為篇名可知人名名篇太甲即其例未必即高宗之訓也

大戰 尚書大傳

伯禽 左傳定四年

唐誥 左傳定四年

揜誥 尚書大傳

多政 尚書大傳

相年 墨子尚同

右凡二十八篇

右凡三十三篇

右凡五十二篇

右凡百篇

右凡十六篇

豐刑 漢書律厝志○劉歆以後引書篇名者率本書序茲不復載唯律厝志引此篇出書序外故并錄之附於書序篇目後從其類也

新學偽經考卷十三終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啟超覆校